

蝶戀花

北京大興區，一牆壁上的「蝴蝶」被路邊的一朵黃花所吸引。

圖、文：張亮亮

市井萬象



外行的視角



人生在線

姚文冬

有位朋友問我，最近怎麼總沒寫書？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總不見我在朋友圈分享文章了。無疑他對寫作的認識模糊不清，認為在報紙發表文章就是「寫書」。還有位朋友關注了我的視頻號，說我唱的曲兒好聽，顯然他不懂解京劇，聽着不像歌，故稱之為「曲兒」吧。在這些領域，他們都屬外行。但我不會介意這些外行話。

因為我們所有人，都互為外行。比如我不懂籃球、足球，聽人談論世界盃，我雲裏霧裏，輕易不插言，一插言就露怯，但我知道，看球肯定是特別有意思的事；我的朋友老陳收藏瓷器，我把他的藏品統稱為「罐子」，在我眼裏，那些瓷器就是大小不等、形狀各異的罐子。老陳知道我外行，索性順着我將錯就錯，比如他說，今天運氣不錯，又淘到兩個罐子。

外行因「無知」，故態度可掬，但心有善意。我的微信裏，常收到一些朋友發來的京劇視頻，或是戲曲知識鏈接。其實這些對我已是司空見慣，不過是熟透的常識，但他們卻如獲至寶，第一時間想到我。這是情誼。就像我，無論在哪兒看到瓷器或「老物件」，馬上拍照發給老陳，希望對他有用，生怕錯過。

妹妹高考時，岳父問我，報的什麼大學？我說她想報醫學院，但我傾向於稅校。稅校？岳父滿臉疑惑，收稅還要學嗎？我說，當然了，什麼行業都得學啊。岳父依然不解，不就是按攤位撕票見收錢嗎，還用上大學？我猛然意識到，不能繼續這個話題了，岳父是個外行，他只是為了關心妹

妹，並非要與我討論一門專業，何況，三言兩語怎能說清？於是我趕緊與他合轍，說，最後決定報醫學院。岳父說，當醫生好，積德行善。這回他沒說，當醫生還要學嗎？學醫學醫，任誰也不會說外行話。

所以說，與外行講話要避重就輕，點到為止即可。我見過不明智的內行與外行爭論，場面「不堪」，因為越爭論，外行越會抬槓，而要讓一個外行成為內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有段時間，辦公室三位女士天天暢談懷孕育兒的話題。於是每日裏，陌生詞彙就像一條條小魚游進我的耳朵，她們欺我外行，因而毫不避諱。當然我也不感興趣，我關心的是如果女同事去休產假，我怎麼向領導要人，不然工作沒法進行——另外兩位年輕媽媽，常因照顧孩子為由晚來早走，動輒請假，這就夠我頭疼了。從外行的視角看，我對她們頗為不解。

孫兒出生前後，我不但了解了許多生育知識，也有了帶孩子的實踐。雖然我已不在辦公室，但她們常邀請我有空回去，跟她們交流帶孩子的經驗。這玩笑裏，明顯有一層意思——她們已視為我內行。而此時，我既體會到了育兒的樂趣，也理解了她們的難處。一位女同事說，今年孩子上小學了，沒幼兒園輕鬆了，上下學得接送，幸虧單位食堂讓打飯，不然中午那麼點時間，飯都做不熟。不過，食堂的飯點和放學時間正好衝突，如果先打飯，就不能及時接孩子；先接孩子吧，還得再返回單位打飯，這麼一折騰，就沒休息時間了。我知道她是抱怨我——食堂的飯點，是我在職時定的。那時我在管理上是個內行，但在人性化服務方面卻是外行，不了解年輕媽媽的苦衷。

就在昨日查看臉書時，發現一位久疏見面的朋友留下的訊息，內容是相約見面。「幾時得閒食飯？」這個訊息是一周前傳送給我的，我帶着碰運氣的心情回覆，「明天。約你下畫一點。盛記，ok？」

「ok。」他回覆了我。或許是現在科技的進步使我生出錯覺，怎麼三言兩語就可以讓兩個人從不知道哪裏出發的地方，相約在另一個聚會點。對方是從天水圍來的？還是堅尼地城？我並不知道，但我倆卻無需過問似的，就可以出現在同一個地方。

第二天，我倆如約而至，在沙田盛記各自點了碗麵。

「最近過得怎麼樣？在哪裏工作？有沒有什麼新目標？」寒暄幾句，麵就到了，



准風物談

胡竹峰

南北食俗的情形，大抵南人飯米，北人飯麵，古時如此，今日也如此。在南方二十年，一日三餐白飯青菜。後來客居北方，思黍之心居然漸漸淡了。本以為本性米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看來也未必，多少人忘了本性。北方朋友去南方，暢遊山水，呼朋引類，不亦快哉，只是飲食有別，說米飯吃起來像含了一嘴沙子，不安本分，四處亂竄，無法下嚥。吃米飯要慢，不可胡吞一氣，舌頭捲起，緩緩咀嚼，這樣才能吃出滋味，吃出清香。

吃過很多品種的稻米。稻米的品種每每以地域區分，皖南稻米，蘇北稻米，東北稻米……

那日在江西上饒橫峰，吃到極好的大米飯，鬆軟，一顆顆黏連又彼此各懷心腸。上好的橫峰米飯，剔透纖弱，淡淡清香。以物比，不是白玉，不是瑪瑙，不是青銅，不是磁帖，是老水晶。橫峰的稻米狹長纖細如錐尖，像江南仕女。雖然是女兒家身子，骨子

橫峰的大米

裏卻是鬚眉，口感肆意。一粒米，一段歲月。一碗飯，一些生活，讓人想起千百年來橫峰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時光。

在橫峰幾日，東走細看，家家戶戶燈明几淨，樓上樓下，又敞亮又舒適。黃昏蜻蜓低飛，稻花香裏，幾個人在庭院裏吃飯。一碗熱騰騰的米飯，一顆顆閃耀着瓊漿色澤的稻米，讓人心裏踏實。

飯菜飯菜，茶水茶水，須臾不分。設宴席，只說吃飯，不說吃菜，實際又重菜不重飯，逐末忘本。橫峰的稻米是清香的，並不需要一桌眼花繚亂的菜，一盤蔬菜也可以吃下兩碗飯。

橫峰美食有港邊土鵝，先紅燒爆香，而後放入沙鍋小火慢燉至骨酥肉爛。其肉嫩多汁，拌橫峰米飯，人如饕餮附身，只是吃吃吃吃吃吃吃。

橫峰大米可以做飯粿。籼米粉炒熟後搓球，放筒骨高湯中，加上各種配菜，煮熟即可，湯水鮮美，配菜豐富，有什錦之風味也。

鹽為百餚之心，飯則是百味之本。水多米化粥，水少米成飯。橫峰的米飯顆粒分

明，入口軟糯。我有蒸飯訣：不必淘洗，過清水兩遍即可；水不多不少，燥濕得宜。用火，先武後文，爛起得宜。老家人有搶火飯一說，意指大米剛剛蒸熟，不待爛一會立即開鍋盛飯。搶火飯水汽重。

《紅樓夢》中烏進孝交租，有好米：御田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雜色梁穀五十斛……胭脂米少而精，據說其米粒橢圓柱形，暗紅色，煮熟後色如胭脂、異香撲鼻，與白米混煮亦能染色傳香。如此之好米，只合大觀園中姐妹吃了才妥帖。吃到橫峰的大米，感覺此物可入得《紅樓夢》，入得大觀園。

那日在橫峰，看見很多荷塘，心想倘或學學風雅古人——

白米淘淨後，以荷葉包好，放小鍋，河水煮熟，是為荷香飯。

少時常去糧庫。稻米裝在麻布袋裏，黃澄澄傾瀉而下，如大水走泥，極壯觀。稻米堅實而閃耀，像豐饒充沛的河流。

幼年時候，祖母總會拾起掉落飯桌的飯粒。米如山大，不可浪費。菩薩眼裏，粒米如山——須彌山。

從國慶檔看電影「神話」



如是我見

賴秀俞

當前中國電影市場的發展持續迸發出令人艷羨的活力，在時空維度上已席捲了每一個大型公眾假期。在國慶檔期，討論度最高的文化熱點當屬第五代導演的兩大代表陳凱歌與張藝謀進行正面對決。今年，張藝謀的《堅如磐石》千呼萬喚始出來，與陳凱歌的作品《志願軍：雄兵出擊》同場競技。

作為陳凱歌戰爭三部曲的第一部，《志願軍：雄兵出擊》是一部以抗美援朝為主題的電影。自《長津湖》開始，陳凱歌已踏足戰爭題材，並交出了一份不俗的答卷。這次的《志願軍：雄兵出擊》和《長津湖》一樣，都採取了全景式的拍攝方式，並希望多層次地呈現戰爭的慘烈與志願軍的英勇。抗美援朝題材在中國電影市場上的「井噴」現象尤其值得留意。

而張藝謀的《堅如磐石》則聚焦反腐題材。近年來，反腐題材在影視領域大放異彩，《人民的名義》《狂飆》等電視劇的成功驗證了此類題材的市場活力。與此同時，《堅如磐石》呼應第五代導演對社會現實主義題材的創作熱情。同樣都在國慶檔公映的《莫斯科行動》也是現實主義題材。這部電影由邱禮濤導演，改編自一樁歷史事件「中俄列車大劫案」。它和林超賢執導的《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隸屬於一個電影序列，皆為香港、內地影人進行深度合作的动作電影。這個序列的電影帶有強烈的香港電影工業基因，以往

均獲得了票房與口碑的雙豐收。而邱禮濤素來以出品港式警匪動作片著稱，這次的《莫斯科行動》值得期待。

相對而言，《前任4：英年早婚》是今年國慶檔另一部值得關注的電影。作為一個經典IP，上一部《前任3》斬獲逾十九億元的高票房，驗證了下沉市場的巨大消費力。這次的《前任4：英年早婚》聚焦婚戀主題，瞄準九〇後「小鎮青年」的情感消費市場。「前任」系列的流行，讓我們再度領會，東亞愛情故事似乎總是無法脫離前任情結。一方面，人們需要美麗愛情神話麻醉自己，更需要傷痛愛情故事替自己道破內心的苦楚。另一方面，對愛而不得與遺憾錯過，我們從中寄託了太多對青春、成長、時光的執念。對前任的執念實則是一種青春懷舊的體現。因為個人的成熟意味著對社會規訓的被迫接受。而青春則天然指向脫序、失控與瘋狂。在這個意義上，青春懷舊可謂成人世界的出口之一。

作為喜劇，「前任」系列象徵着一個對中國電影市場而言相對稀缺的電影種類。同時，這個系列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特點是，它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之間所保持的高度相關性。例如，與當代青年生活別無二致的是，其中的愛情往往開始於微信，最終在微信中消亡；又如，裏面鋪陳的兩性話題與愛情箴言，映照出當代中國青年的「語錄式」閱讀；而電影中人物的符號化，以及生活場景的景觀化呈現，都指向當代青年的生存現狀。生活在這個時代，不管是人還是物，皆不免被景觀化。人不是活在時代的背景板中，就是出沒於

時代的對話裏。

與其他節假日電影檔期一樣，今年國慶檔也依然有喜劇與動畫電影，面向不同受眾的觀影需求。今年中秋假期與國慶假期連在一起，加上陳凱歌與張藝謀皆有新片上畫，被業界稱為「最強國慶檔」，但從目前的題材類型與創作活力來看，這一點尚有待考察。中國主旋律電影類型的不同演繹應是最大的看點之一。縱觀以往的主旋律大片，不難發現：不管是哪種類型的旋律，它們似乎都可被解讀為不同類型的「情感大片」。對於主旋律敘事而言，如何透過故事新編，對故事本身進行內容與形式的雙重激活，並進一步將嚴肅的題材加以改造，在商業化、市場化的進程中，用鏡頭講述一個真正的好故事，在當代經驗範疇內外始終保持充沛的創新活力，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命題。與此同時，電影主創能否在當前盛行的集體敘事具有建立與塑造真實人物的意識與能力，構成當前的主旋律電影敘事亟需關注與解決的一個問題。

敘事之外，不可忽視的是，每次節假日電影檔之所以能夠獲得大量關注，是因為它促進生產了公共生活的空間。在當代社會，人們常常被置於原子化的生存境地。院線電影為原子化的個體提供了一個線下相聚，從而凝結某種意義上的「共同體」的機會。這是電影作為當代「神話」的空間表現。不過，如今的電影營銷已經全面進入一個注意力「內卷」的時代。這導致從電影預告到電影內容解讀，很多觀眾的觀影體驗幾乎全都在媒介平台上完成，這何嘗不是另一種市場「神話」？



起內陸國慶檔電影包括張藝謀的《堅如磐石》、陳凱歌的《志願軍：雄兵出擊》、邱禮濤的《莫斯科行動》等。

一碗麵的意義



HK人與事

黎潮

我看着麵，靜靜地看着。在中學，我倆不算熟悉，只是因為交換每天的功課項目而互相加了臉書好友，我不知道他住哪裏，有沒有兄弟姐妹，甚至不知道他為什麼在這麼久以後會想見我。

碗裏有幾塊牛腩，切成好幾塊小小的。我以前總覺得大塊好，這樣用料足，顯得昂貴的價錢更加合理。「這裏的牛腩切得比較碎小，我牙力不怎麼好，反而覺得嚼起來過癮。」他說。我點頭回應，然後夾起一塊牛腩，放進嘴裏，想要作出附和的表態，因為我不知道他現在的為人，也怕過於放鬆的狀態會令他覺得唐突不安。牛腩好入味，吃起來又軟又糯又香。

吃麵的整套流程就是先喝一口湯，然後吃配料，最後嘗麵條。我總覺得麵條要長

長的才是完整的一根，不能中間斷裂，不然就會有幾條長的夾雜着一條短的，不好看不協調。所以我每次煮泡麵，或者是超市買的海鮮麵條，都輕拿輕放，生怕稍稍用力，麵就斷開了。在我看來，麵要能用筷子夾得很高、很長才算是好麵條。

很快，麵就吃完了，話倒不如我預期的多。結賬時，我倆亦無爭先恐後地搶着付款，反倒是有點默契似的，各付各的費用。我送他到火車站，途中亦無多話，就像兩個陌生人一樣，我仍然不知道他為什麼要見我，他亦沒有了解我的生活。

他究竟為什麼要約我見面呢？我又怎麼會那麼爽快地答允他？分別時，我們揮手道別，說一句客套的「下次再約」，我便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我站在原地看着他離

開，我總是這樣送別朋友，就算是坐巴士我先到站下車，我亦會站在落車點，看着友人在巴士上遠去的身影，直到消失我才安心離開。有些朋友會回頭望我，望到我依舊在揮動着手，也會衝我揮兩下手。而有些朋友不會回頭。那兩者在在我看來，都沒有什麼，只是前者會讓我感受到一種淡淡的暖意，可能是因為看見作為朋友的他，回應了我。

一碗麵的時間本就不長，我倆也認識不久，聊天問候的內容也算是淺談，但短的麵條就不是麵嗎？我反問自己，碎的牛腩就不會令我覺得好味嗎？還是一塊大牛腩會使我更加的快樂和滿足？我也說不清。只是這位久疏見面的朋友，屬於回頭望我的那種。

「下次再見。」